

# 翻譯的真諦

李文肇（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）

翻譯是什麼？翻譯人員需要具備哪些條件？

翻譯是把一個語言的字詞對應到另一個語言的字詞，並且讓整個句子合乎譯文的語法。因此，翻譯人員必須努力擴大字彙與學習構詞和句法知識的內涵。

以上這段解釋是一般人對翻譯的認知，是一種根深蒂固卻不完全正確的認知：詞彙與文法知識是從事翻譯的前提，但不是翻譯的全部，也不是翻譯訓練的重點；就好像視力清晰是開車的前提，但駕訓班的主要內容並不是訓練視力。那麼，詞彙與文法知識之外，翻譯人員還需要什麼呢？

我們以實例來回答這個問題。以下是國中課本裡的一個語句，中文該如何翻譯？

【例一】 "My name is Bill."

- (1) 我的名字是比爾。
- (2) 我的名字叫比爾。
- (3) 我叫比爾。

從本句的三種中文版本中可以看出翻譯者時時必須面對的一個難題，那就是「忠實」與「自然」之間，也就是清儒嚴復所說的「信」與「達」之間的一個選擇。逐字翻譯使文字在表面上近於原文，卻讀起來拗口；順口的翻譯合乎母語習慣，卻捨棄了原文的部分結構。孰是孰非？這是一則沒有標準答案的習題：並不是忠實就是最好，或是自然就是最好，或是取忠實與自然間的折衷就是最好，而是要衡量文字的屬性（如論文、演說、廣告、臺詞等）以及原作者希望製造的效果和氣氛等多種因素再做選擇。譯者對文字的敏感度（包括原文和母語），是否能察覺出影響語氣的諸多因素，看出翻譯的各種可能性而從中挑出最合適的版本入句，便是翻譯所必須面對的最大挑戰。

以上這種國中小考式的翻譯之所以看似容易，是因為它只需處理單一語句，而不需考慮上下文。而真實世界裡的翻譯不僅要轉換文字內容，還要顧慮到文字與前、後文的對應：文字的語氣（口語/文言、精簡/繁縟、詼諧/嚴肅）是否兜得起來？與上下文結合後整段是否合乎邏輯？敘事順序是否合乎母語者習慣？這些考量使得翻譯與文學創作的要求沒有差別。一個好的翻譯家，必須同時具備與作家等同的文筆與素養。

讓我們簡單地把剛才【例一】的語句冠上上下文，看這段文字的翻譯是如何地

受前後語境的影響：

【例二】 "My name is Bill, but friends call me 'big daddy'."

【例三】 A: "My name is Bill."

B: "You must be William Leigh."

【例四】 A: "My name is Bill."

B: "Which explains why you have all those crisp hundred-dollar bills in your wallet."

在【例二】中，原文正強調正式命名與口語稱呼的對立，而這種對立限制了前半段 *My name is Bill* 的翻譯方式。這時「名字」一詞必須翻譯出來，才能凸顯原文 *to be named* 與 *to be called* 的差別。

【例二】 "My name is Bill, but friends call me 'big daddy'."

我的名字是比爾，但朋友都叫我「老爹」。

在這個例子中，我們只不過加了半句後文，而翻譯的方式便大大地受到限制。試想，在翻譯整篇文字時，不僅要考慮後文，還要考慮前文，而且還有前文的前文，後文的後文，全部都必須銜接得天衣無縫——複雜的程度、考慮因素之多，可想而知。

【例三】中隱藏著一項文化背景知識，那就是「比爾」是「威廉」的小名，如果在讀者不清楚這兩個名字間關係的情況下把文字直譯，則這段對話就有如雞同鴨講，各說各話。

該如何補充這項背景知識，避免誤解呢？有人會說可以加註解，在註釋裡說清兩個名字的關連；但一來並非所有文體都適合加註解（如話劇臺詞即不適用），二來註解的累贅改變了讀者對文字的感受，使譯文讀者感受不同於原文讀者，令翻譯的忠實性大打折扣。這時還有一種考驗譯者創意的作法，那就是「文化翻譯」，保留情境而不拘泥於文字。我們在中文裡也不難找到類似【例三】的情境：

「我叫阿強。」

「噢，你就是陳國強啊——」

這種譯法雖然將主角改名換姓，但在衡量名字與故事情節孰輕孰重後多半會發現，一段敘述的精髓在於它在劇情或論點中的關鍵性，而不在於人物的標籤。任何文字都有多重意義，而在翻譯技術上無法將每一層意義完整地轉換為另一種語言時（失義是翻譯的必然現象——將另撰文討論），多層意義間的取舍便顯得尤為重要。

除了補充文化背景之外，這種捨棄字面的情境翻譯在處理諧音和雙關語方面也十分管用。【例四】即是例證。雙關語為翻譯所造成的困難，在於翻成了另一種語言之後，雙關性往往會消失。【例四】的英文中，"Bill" 既可當人名，也可解做「紙鈔」，因此當 A 說自己叫 Bill 時，B 可以「難怪你鈔票那麼多」相應。但如果把 Bill 翻做

「比爾」，下一句則接不上，因為中文的「比爾」並非雙關語。這時唯一的處理方法，便是拋棄字面對應，而尋找相同的情境，使翻譯近乎創作：

「我叫林百超。」

「難怪你皮夾裡都是百元新鈔——」

以上的例子說明了文字多半有多層的意義，而一般人以為只有表層，以為翻譯就是機械式地把單一表層轉換為另一種表層，其實不然。翻譯的挑戰便在於如何放大格局，察覺出原文的豐富語意，然後在語言轉換中盡量同時保住語音節奏、構詞結構、詞彙本意、隱涉意義、語意連結、段落邏輯、文體情境、文化背景等多層面的內容——這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，但也是翻譯的樂趣所在。如何集雙語權威、敏銳讀者和文字魔術師於一身，以他人的言語為素材調製出淋漓盡致而不失原味的文字藝術饗宴——這就是翻譯。